雙桂堂稿

臨川紀大奎

格物致知傳論

或問大學格物致知之傳先儒以爲亡或又以爲未亡何也曰吾不得而考也志乎此者求其所以格物致知之道焉可也求盡其格物致知之事焉可也譱嘗求之經與傳之言矣古之欲明明徳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而總之曰致知在格物然則致知也者欲知夫意之所以誠知夫心

之所以正知夫身之所以修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也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行也行必由于知莫不各有所行之事莫不各有所行之事之理不知其事無以行其事也不知其事之理無以知其事也是故欲知誠意之事則必窮其意之理欲知正心之事則必窮其心之理欲知修身之事則必窮其身之理欲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則必窮其家國天下之理則必窮其明明德于天下國家以新民而止至善之理然則致知在格物者總辭也要辭也傳則分言其格之者也詳言其格之者也實言其格之者也是故格其明德之理而知其

本于天之命而由于自明格其新民之理而知其由于日新又新而必用其極格其至善之所在而知其所以止于仁止于敬止于孝止于慈止于信所以切磋琢磨瑟僩赫喧之盛德至于民親賢樂利之所以不忘訟之所以聽聽訟之所以使無而凡古之聖人其于終始本末之間所以盡其大人之道者則亦既有以了然于心而知其所在矣于是反而求之格其意之理至于惡惡臭好好色之不容以自欺若此至于肺肝指視之其嚴若此格其心之理而窮之于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足以累其正若此格其身之理而窮之于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之其所而易

辟若此好惡之能忘其美惡若此而吾德之所以能明與不能明善之所以得其止與不得其止之故蓋可以知矣格之于孝之所以事君弟之所以事長慈之所以使衆仁讓之所以興機之所以逑民之所以從所以喻格之于上下前後左右之所以爲絜矩之道民情之所好惡貨悖之所以出入仁人之所以用人人之性之所以不可拂大道之所以得所以失財之所以生所以食所以爲所以用義利之所以分菑害之所以至瞬息之機而可以發于千里若此方寸之矩而可以周于六合若此而天下國家有道無道之所以爲治亂存亡之故蓋可以知矣曰是故曰故

曰所謂曰此謂諄諄焉反復叮嚀所以明夫物之必如此而格知之必如此此而致以求其所行之無有不善所行之善之無有不至者若是其詳且切也然則謂格物致知之有其傳而亡之可也謂凡大學之傳皆極言格物致知之事而本末嘗又有格物致知之傳無不可也又嘗求之補傳與補傳或問之言矣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致知之事無人而不可爲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格物之事無時無處而不可爲也貫通者通吾之心于天地萬物之心也全體者所以見吾心與天地萬物一體之理大用者所以達吾心與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格蒸民物則之原而窮

之于天地之中天命之性此明德之本也格其心之體而有仁義禮知之性格其心之用而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此所以爲誠意正心之事也格之于身之所具而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格之于身之所接而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此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格之于人之所以不異于已物之所以不異于人格之于天地之運古今之變大之所以不能外一塵之微一息之頃小之所以不能遺莫不窮之于其物之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而格物致知之道于是乎無餘蘊矣大莫大于此矣精莫精于此矣苟非朱子孰能

有以發聖人之旨而貫乎經與傳之要使大學之道彰彰萬世若此然則謂格物致知之本有其傳朱子因其亡而補之而補之之有功于經傳者大也謂格物致知之本末嘗有其傳朱子疑其亡而補之而補之之有功于經傳者亦大也是故謂之補傳可也第謂之傳亦可也故曰求其所以格物致知之道焉可也求盡其格物致知之事焉可也若夫古本之說或是或非後世之士宜不得而考也

宗法論一

或問宗之爲義一而已矣宗子之外又有四宗可乎曰宗者所以重其祭祀也始祖一而已矣故宗止於一高祖以下之親四故宗必有四班固曰宗其爲高祖後者爲高祖宗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此四宗之說也無可疑者也曰前輩之辨小宗也謂大宗以世祖爲宗小宗以高祖爲宗族人雖各有曾祖祖禰之親然視之高祖彼皆支子也不爲宗得爲宗者高祖所傳之適而已禮經所稱繼禰繼高祖者據其初言則爲繼禰自其終言則爲繼高由是言之宗不

得有四也曰是說也吾嘗求之矣其法必俟高祖旣祧然後高祖諸子又各爲高祖而其宗始分然高祖未祧以前支子之爲曾祖祖禰與凡適子庶子之爲祖若禰者旣皆不得食而高祖當祧之時或支子之元孫已歿元孫之子必以祧主之孫爲高祖則此祖之禰未有主而已當祧遂終不得食而繼禰之義於是乎窮矣古者必有宗而後有祭無宗是無其祭也故曰四宗之說無可疑者也曰禮何以不言四宗也曰言之矣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始祖享百世之祭者也故不遷始祖以下凡非殤與無後者皆得以各享其四世之祭故歷五世而後遷五世

以前子孫未有不得祭其祖考者也是故有四世之適有三世之適有再世之適有一世之適一言而四宗備焉矣若必俟高祖之祧而後高祖之支子始得以僅享其元孫一代之祭則凡族之適子適孫適曾孫終身不得以祭其曾祖祖禰而無所爲三世再世一世之適其於五世則遷之義不亦悖乎且儀禮亦言之矣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降其小宗也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小宗故服期也夫父宗之得爲小宗則不待祖之祧而後宗之可知也祖祧而後宗之子不得爲父宗矣期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又曰有東宮有西

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此所謂宗即世父也喪服之有世父母叔父母蓋統凡爲世父叔父者言之不得謂之專言始祖高祖之宗也故凡昆弟有一體之義莫不各以其適爲宗而昆弟之子尊之曰世父以其父宗之故曰世父也則不待曾祖高祖之祧而後宗之又可知也曾祖高祖祧而後宗之弟不得宗其昆矣昆弟之子不得宗其世父矣故四宗之說天理人情之至也無可疑者也世父爲繼世禰長本爾雅註疏先儒釋儀禮以爲小宗

宗法論二

然則四宗之義重矣先儒謂大宗無子立後小宗無子則絕者何也曰非經意也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同宗言同以爲宗也百世之宗則百世之族屬同宗之四世三世再世之宗則四世三世再世之親屬同宗之故曰同宗則可爲之後也如何而有當絕之義也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然則此傳之言非與曰此該

再世以上之宗言之也始祖之宗大於高祖高祖曾祖之宗大於祖禰之宗大於禰降其小宗者明父宗之獨爲小宗也爲人後者或宗其祖或宗其曾祖或宗其高祖或宗其始祖皆得以統其父之宗統也者統于其重也以其爲所統也故小之以其所統也故大之大之者大其重也故曰大宗者尊之統也此該再世以上之宗言之也傳又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然則百世之尊統上者也四世三世再世之尊以遞

而身統下者也故皆曰尊之統也故尊禰則有禰之宗矣尊祖則有祖之宗矣宗之則統不可絕絕之是絕其祖禰也絕其祖禰是禽獸也野人也故曰後大宗者謂再世以上之宗言之也傳又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古者高祖以下謂之族四世三世再世之適皆有收族之道故曰異居而同財有餘歸之不足資之故無子則族人咸宗其昆弟之子以爲之後如何而有當絕之義也宗而可絕則適子何以不得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則適子他日之不可以無後又可知也曰先儒則以爲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故

適子固可以無後小宗固可以絶也曰此言庶子之無後者非言適子也適子可以無後則父之兄不得有世父之名世父也者重其爲祖以上之繼也名之曰世父矣然則世父無子而儕之殤與無後之列可乎故曰大宗者該再世以上言之也

宗法論三

或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繼禰者繼別子之支子也繼別子者然後爲大宗是大宗不得有二也與儀禮之言大宗者異矣曰無以異也禮之所謂宗者以適爲宗而已矣繼別者曰宗繼高曾祖者亦曰宗宗不必言大也惟支庶之適則謂之小宗小宗者支庶宗之而已凡繼禰者皆然然而必始於別子之支子故於別子之支子發其義也小宗之適則不復謂之小宗故繼之曰有五世而遷之宗有之云者異乎其爲小宗之辭也再世之適則一世之適宗之三世四世之適則再世一世之適宗之凡

適之所宗皆曰宗繼禰者一世之適而已矣必禰適而後謂之宗是故禰適則謂之繼祖祖適則謂之繼曾祖曾祖適則謂之繼高祖此所謂五世而遷之宗也是故高祖之宗統其繼曾祖之宗曾祖之宗統其繼祖之宗祖之宗統其繼禰之宗禰之宗則尚未有所統也未有所統則謂之小宗有所統則其所統者必大之矣大之則不可絕絕之是絕其所統也故曰大宗者尊之統也無子則爲之立後凡爲之後者皆大宗也或繼其祖或繼其曾祖或繼其高祖皆繼宗也皆繼宗則皆受重者也是以古無繼禰之後禰非宗也宗之則可爲之後非宗則不爲之後矣是故爲

人後者繼其祖則必昆弟之子昆弟之子宗之也繼其曾祖則必先昆弟之子無昆弟之子則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子與從父昆弟之子宗之也繼其高祖則必先昆弟之子無昆弟之子則從父昆弟之子無從父昆弟之子則從祖昆弟之子昆弟之子以至從祖昆弟之子宗之也然而猶必先昆弟之子昆弟之子近也故喪服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不言爲其祖其祖同也爲其昆弟不言爲其世父叔父後其世父也後其世父則叔父同也爲其姊妹適人者不言爲其姑其姑同也凡受重則必自其近者受之受之愈親則歆之愈切此所以爲受重之正也受之而不得

不遠者權也五世之宗亦猶是也百世之宗亦猶是也故儀禮之言大宗與禮記之言五世之宗百世之宗無以異也儀禮之言小宗與禮記之言繼禰者爲小宗無以異也若後其高祖而其父或再世之適後其始祖而其父或三世之適亦以小宗例之者從其所爲後者小之而其所與大之者固在也非是無有以繼祖以上爲小宗者自漢儒始以百世之宗爲大宗五世之宗爲小宗後世言禮者因之於是禮經爲人後之義有出於天理人情之外者矣

宗法論四

或問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先儒以爲諸侯之公子若始來此國者若庶姓之起爲大夫者然則庶民不得有宗信乎曰非是之謂也周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此見民之有族者皆得有宗也若古者宗法大行之時民之聚族而居者不得有宗法則族離矣何以得民若以宗爲卿大夫之宗則得民者亦卿大夫自得其族之人而已何以與於邦國之民邦國之民則盡乎民之辭也故曰民之有族者皆得有宗也禮經之言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者與別子之宗也凡起爲大夫而得命氏賜族者則

得以別爲一宗而享其不祧之祭故謂之別子其爲大夫而未賜之族則不得爲別子不得爲別子則但以始祖之適世世爲宗而不得別爲一宗故始祖之宗宗之大同者也別子之宗宗之別於大同者也然則士庶非無宗也士庶之宗宗之大同者也先儒謂後世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非也無世卿則無別子之宗而始祖之宗自在也始祖者始遷之祖而已非先儒所謂厥初生民之祖也故得以其適世世爲宗其不同於世卿者廟寢祭薦飲食制度之等殺異焉耳故曰民之有族者皆得有宗也然則禮不言庶人之宗何也曰奚不言也大傳曰同姓從宗合

族屬又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故四世以內則曰親屬五世以外親屬竭則謂之同姓先王以爲竭則易離而不可無以合之故曰同姓從宗合族屬從宗者從始祖之宗也高祖以下謂之族五世以外族與族相屬故謂之族屬猶兄弟謂之親四世以內親與親相屬則謂之親屬也此宗法之通乎士庶不得謂之專言別子之宗也故曰其庶姓別於上別於上者謂始有別子之初也別子得命氏以爲族故其於同姓也

則謂之庶姓禮經以為同姓則已殺矣親屬則既竭矣別又別其氏族而以同姓為庶姓恐疑于昏姻之可以通矣然而別子者別其氏而已姓不可別也姓不可別則同姓之宗不可離也故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此見別子雖別為一宗而始祖之宗自在也故曰始祖之宗宗之大同者也是故大傳有同姓之宗有別子之宗有公子之宗三者之文彰彰禮經不可誣也有君之合族有同姓從宗之合族亦彰彰禮經不可混也先儒誤於別子之義至以始祖之祭近於僭而欲廢之過矣

附五服宗譜式

其法始祖至五世共爲一冊自六世以下則各以五服內兄弟爲一冊標之以高祖某公第幾支無嫡庶以長幼爲次有嫡庶以嫡庶爲次各書其字諱生娶卒葬而於其上小注某公長子次子於是一覽而知其兄弟服屬之次而伯叔以上皆無不知親親之心油然生矣每冊首一行總標世次書其第二世祖或合族分房之支祖云某公房下第幾世板心左面皆同板心右面則分標某公支下以便檢閱即高祖也其自已身以下從昆弟再從昆弟之子與已子昆弟之子同冊昆弟從昆弟之孫與已孫同冊昆弟之曾孫與已之曾孫同冊皆分

合并并自無差誤如是而族屬之法瞭然矣

宗法論五

然則別子者非諸侯之公子若始來此國者之謂與曰此注疏之謬也凡始遷他國卽當爲他日之始祖彼已去其邦族無復有宗之義惡得更言別子也若公子則自有宗道不必假別子以爲名且公子別於君不敢謂之別子卿大夫之別於庶姓者乃謂之別子別之也者異之也異之也者貴之也公子不貴於君則不得言別子也是以大傳旣特言別子之宗而卽繼之以公子之宗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

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然則公子之非別子亦明矣凡為人後之義有三傳曰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又曰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又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公子則不然公子之適子皆小宗繼禰者也大夫不得祖諸侯是以無大宗公子無子以昆弟之子為之後其為之後者皆小宗也而為人後者後大宗之義不得而拘故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此其異於凡為人後者一也公子之適孫為大宗繼祖者也公子之適子無子以昆弟之適子為之後而以其支子自為後凡支子之後大宗者雖降其小宗而終不能沒其適子

小宗之名則猶得隨小宗以祭其父母適子後大宗則不得復爲支子之小宗以祭其父母而適子不得後大宗之義又不得而拘故曰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此其異於凡爲人後者二也然是二者猶皆以昆弟之子爲子也若小宗無昆弟之子大宗無從昆弟之子則莫之宗而爲人後之義窮矣而公子不然羅君位齊曰無宗者無小宗大宗也無小宗者無子之公子也公子無子又無昆弟之子則無宗亦莫之宗者矣而可以他公子之孫爲之後是莫之宗而從父昆弟之子相爲後也無大宗者無孫之公子也公子無孫又無昆弟之孫則亦無宗亦莫之宗者矣而可以

他公子之曾孫爲之後是莫之宗而從祖昆弟之子相爲後也而同宗可爲之後非宗不爲後之義又不得而拘故曰有無宗亦莫之宗者莫之宗而有宗所以重公子之宗也是則凡五服以內者皆得以爲之後此其異於凡爲人後者三也且公子之宗不獨國君世子之母弟爲重也卽羣公子之庶者亦無不重故曰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士大夫之庶者庶公子之或爲大夫或未爲大夫者是也適者卽庶者之適子庶者與其適子或爲大夫或爲士皆得命於公子之公以具適世爲宗蓋別子世爲大夫而後有宗公子不必爲大夫而自有

宗故曰公子有宗道此公子之宗所以異于別子之宗也凡禮既詳言同姓之宗叉特言別子之宗與公子之宗別子公子皆命氏賜族者也一姓之中而命氏者不一人則一姓而有數宗一氏之裔而命氏者不一人則一氏而叉有數宗是故姓有姓之族氏有氏之族知姓氏之分則宗法可得而明矣君夫宗法既廢禮以義起無貴賤適庶遠近之嫌而皆可以相爲後此叉古今異宜而人情之永無憾者也

按公子無大宗大宗卽國君世子也舊說庶公子爲小宗以適公子爲大宗宗以主其重祭彼無所主之祭疑

不得為庶公子之宗此節禮文本不可曉是篇凡數易稿初意分君之子君之兄弟君之叔父以上但以父在君小宗繼世君大宗繼世已歿君無宗凡公子之類有此三者要不敢以君為宗然於文義究未妥今姑從立後推之聊以備一說

洪範論

或問箕子陳洪範先儒必以爲出於洛書者何也曰此殆因帝乃不畀洪範九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必求其所爲畀錫之事以實之又因其九數與洛書合𡈽極次五又與洛書之中五合而禹治水功成又適有洛出書之事是以決之而不疑其後乃至以九疇配四正四隅之序而或以初一以下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此其穿鑿之說有不必辨者後儒遂謂易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圖亂之洪範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則其說又未免過甚矣河圖洛書天地自然之數實非小儒私智所能强爲不得因其晚出而

震川先生評

非之如謂聖人必倣河圖而作易倣洛書而叙疇則誠不敢知如謂其理之皆可以相通則天道人道之自然者本有同源共貫之妙也嘗謂洛書即河圖中宮天五地十之數故書即在圖中雖分兩圖實止一事不得分卦疇根原視爲殊致易之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與河洛之天五居中地十抱之分而爲一九三七二八四六之相涵衍而爲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相得順之而爲一三七九之自左而右二四六八之自右而左以達於外逆之而爲一六七二九四三八之相制以翕於內此固陰陽五行四象自然相通之理數而未嘗見其有亂於易即以洪範通之葢無

不本於天地陰陽五行之理以爲用圖之一三五七九爲陽二四六八十爲陰書之四正爲陽四隅爲陰圖之一六水三八木二七火四九金五十土順而爲四時之運書之一六水七二火九四金三八木天五土逆而爲中宮之縕故初一曰五行此天道發育之機人生利用之本而一二三四五之序又適與河圖之生數合範之必首於此不可謂與圖書陰陽之非一理也　由是以其理而用之故皆言用其用之修身則五事各有其所以敘而貌言視聽之攝於思猶水火木金之歸於土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綜於中故恭從明聰睿者生之理也肅乂哲謀聖者成之用

也猶河洛五行之有陰陽生成之機而生數以藏於五而具成數以合於五而行也其用之也必以敬誠之者人之道所以合於天之道也　用之以治民則八政皆得其叙而生養教育之政以法乎春夏兵刑之政以法乎秋冬如河圖順行四位之應四時也生養教育之政屬乎陽兵刑之政屬乎陰如洛書之四正爲陽四隅爲陰也其用之也曰農先備讀農爲釀言其意之深厚也教養兵刑其意皆所以厚民之生非以示恩而立威也如河洛四象陰陽莫非天地生成之機而涵於中五而敦化者無窮發於中五而川流者不竭故仁政必本於仁心而後王誠惻怛淪肌

浹髓所謂釀也禹之八政即堯典之所以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也 用之以敬天則五紀皆得其敘而春夏秋冬之殷正以紀歲子丑寅卯之終始以紀月甲乙丙丁之周旋以紀日而氣朔之盈虛以此定分二十八宿之贏縮以紀十二辰推日月五星黃道九行之內外以紀周天歷數而躔度之遲疾逆順以此齊莫非河洛五行交錯流行左右旋轉之機其用之也曰協非徒以協陰陽之數也所以協天道於民事故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禹之五紀即堯典之所以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也 而于是用之以建極身修而政立敬天以勤民五行之理凝萃於身心以爲法於

天下五福咸集九州攸同如天五建於河洛之中而陰陽五行生成之數由是以順而數之於外以逆而斂之於內此君民上下之所以相爲錫也遵義遵道遵路之會其極若一三七九二四六八之循其二氣以環拱於中五也蕩蕩平平正直之歸其極若一九三七二八四六之合於地十以歸於中五也故中五者天之極也皇之極也故曰于帝其訓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其用之也曰建所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者此也所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者此也　太極立則陰陽動靜之相生者在是矣故由是用之有三德以行其政

事平康正直如一九三七二八四六之遷其道路而中五以正直宰之此無爲而治者也剛克柔克如河圖之一三七九爲陽二四六八爲陰洛書之四正爲陽四隅爲陰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各二或順而治之或逆而治之亦河洛之理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聖人之所以與天地同流也其用之也曰乂八政以此而治也　由是用之有稽疑以定其政事雨霽蒙驛克五行之象也龜腹直紋曰千里路者中五之象也兆之近內者地十衍於中五之象也次遠者一二三四附於十之象也近外者六七八九附於一二三四之象也除純體無生克者不占而百二十

體具矣貞者中五靜而正於內之象也悔者一九二七三八四六動於外而爲吉凶悔吝之幾之象也而八卦之變具矣其用之也曰明五事八政之得失洞達於中心而後皇極之體立而用以行所謂質諸鬼神以求其無疑者也

由是用之有庶徵以驗其政事雨暘燠寒風之以時而叙猶河圖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叙乎四時也五事有得失則八政有休咎而時與恒之相若即五行之汩順所由分故君臣上下汲汲省之王以統卿士師尹卿士師尹以統庶民天五在中乾道也君道也地十承天而時行之而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之合十者各舉其職坤道也臣道也

故日月之行則有冬夏而寒暑之愆咨與否者視之矣月之從星則有風雨而欽崋之通與否者視之矣此卿尹之得失係於民之休咎也其用之也曰念省之謂也一事驗而五事八政之治皆隨之而驗一行汨而五行之陳皆因之而汨故念念循省無歲月日之或忘所謂建諸天地以求其不悖者也　由是用之有五福六極以著别其效皇極建五行治天下皆受其福皇極不建五行汨天下皆受其殃歲月如水之易逝壽則有源遠流長之象財用如火之易燼富則有煨養藏蓄之機身心如木之易揺康寧則無風雨鳴條之警八卦首于乾萬物之性始焉攸好德則

合乎剛健純粹之精而元亨利貞之理具矣五行歸於土萬物之質終焉考終命則合乎修身立命之正而全受全歸之樂備矣凡此五行之大善而吉者也反之而凶短折則水之枯竭疾憂則火之焦逼貧則木之凋零惡則金之剛戾弱則土之卑委五行之不善而凶者也凶短折壽與考終命之反疾憂康寧之反貧者富之反惡者攸好德之反弱則合五行之反是何也洛書之一坤位也善則水土敦凝而壽不善則兼水土之反其二巽也善則木能生火而用不息不善則火焚木而火受木之反其三離也善則火藏於木而形神裕不善則火竄薪盡而木受火之反其

四兌也善則理義之悅心不善則太剛之毀折而金即受金之反此四生數得四陰卦而善不善之交相反可以見汨陳之必相因而並至而彝倫之所以失敘者甚可畏也其中五則五行之所萃八卦之所宗故考終命者非得之於其終也其官骸足以載五行之器而備天命之全故成始以成終反之則生氣弱而不足以載五行天命之理與草木蠕動之物同其臭腐而已矣又安望彝倫之克敘乎故曰合五行之反也凡此五行善不善之機其效之著別於民者雖天與鬼神至乎其間而要本君心以爲之召致猶河洛五行之綜於中五故皇極者天下人之所託命也

其用之也曰嚮曰威以民之所欲爲欲以民之所畏爲畏則有以副上天陰騭相協之心而彝倫敘矣且夫騭下民而曰陰者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建極而彝倫攸敘即篤恭而天下平是也建極必始於五事之敬所謂篤恭也故箕子陳洪範子思作中庸與羲文之易先後一理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即皇極之原也庸有常義亦有用義中和乃生民日用事物之常道不可須臾離者九疇之言用與中庸之庸無以異也故五事八政五紀者天下之大經也皇極者天下之大本也三德稽疑庶徵福極則天地之化育在是焉陰陽之變理在是焉聖人順天道之陰騭

以爲用而焉有所倚哉此所以肫肫淵淵而浩浩而天包
地符陰陽五行之德悉備於皇極之一身有以極中和位
育之能事故五行叙而水火金木土穀惟修矣九用叙而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矣所謂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者
是也故凡誠至則天誘其衷而睿無不達不誠則天奪其
魄而圖無不反此畀與不畀之明效大驗有以見夫圖書
之數本具於人心順之則叙汨之則反盖不容以毫髮爽
者故曰天道人道之自然者本有同原共貫之妙也若夫
漢儒五行災異之說則穿鑿附會而非河洛自然之數此
誠竆理者之所不道矣

或據漢書敬用作羞用諸用字皆訓以言進以五事云云也此自可備一義然舊說讀之凜然其功於彝倫尤大矣

卦氣論上

或問京房卦氣之說可信乎曰此漢儒求序卦之義而不可得因從而顛倒之蓋詭其數以相附而使人不之覺者也其說始於易緯稽覽圖之卦起中孚其源則因於文王後天四時之序以坎離震兌之純爲四時卦亦曰四正卦爲六十四卦次序之綱而以其自復至乾自姤至坤爲十二月陰陽消息循環不已之機謂之曰消息卦此固天道自然之數聖人序卦中本有之義也其餘四十八卦錯雜本序而以陰陽多少之數分布於十二月謂之曰雜卦并每月消息之一卦共五卦凡三十爻以應一月三十日之

大數又以五日四分日之一分之共得每卦六日七分以爲之候此則易序中之所無而非天道自然之數也其卦起中孚或附會於繫辭上傳七爻之始中孚下傳十一爻之始咸後之精於求易者以四十八卦之數下序自咸至節得二十四上序自屯至大過得二十而以中孚以下四卦爲上序之環首故卦必始於中孚此則誠爲序卦中不易之數而特非漢儒易緯之所以爲序又因其精於求易者以求漢儒之序則上序之在陽月者十有四卦而以其十卦入於陰下序之在陰月者十有四卦而以其十卦入於陽而其所以顛倒互入之機則以卦畫陰陽多少之數

邱邦士觀

爲之進退損益於其間蓋所以詭其數者不可謂之不巧而其依附於四時十二月消息之卦以出入於上下前後之際者不可謂之不勞矣雖然易也者天地之道也天地之道不外於四時四時之道不外於日月有天地而後有日月有日月而後有四時有四時而後有萬物故乾坤之用不外於坎離坎離之用不外於震艮巽兌之反覆上下以運其坎離而循環於終始此先天後天序卦之理聖人所以象日月四時錯行代明之機凡言卦之氣者未有外於此而可以謂之卦氣者也故有氣而後有數氣生於理數生於氣凡求天地之理者未有專求之於數而可以謂

之卦氣謂之天地之理者也易緯京房之學極其巧之所至不過卦畫多少之數加損之進退之而止矣後世精於求其學者極其巧之所至至於數千百年之所隱秘而不發者亦不過卦畫多少之數加損之進退之而止矣其於天地日月四時萬物之道乾坤坎離四象反復來往之機雖有至巧者不能强而使之必合也此其不可信者一矣論其數而不必合其理則凡一陰一陽之卦與夫二陰二陽三陰三陽之卦非一卦也皆可以私意爲之更移於其間而恣其依附之巧非其必不可易者也非其必不可易之卦則其氣不可得而生而謂之卦氣此其不可信者二

矣十二月消息之卦自一陽以至於六陽一陰以至於六陰環而圖之渾淪一氣不可以陰陽卦晝之上下參錯者雜於其閒以失其流行之序而今以四卦并而分之使渾淪一氣者僅分其月氣之六日七分而十二月之卦晝不得以其一氣者相爲環紐此其不可信者三矣稽覽每月以消息之卦爲之殿謂之曰天子諸儒亦謂之辟卦言其爲衆卦之君也逆而先之以四卦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百諸侯而天子辟卦亦與公卿大夫均其六日七分之數而無所等差則亦何所取於君臣之名義此其不可信者四矣聖人繫辭之有取於君臣公侯之類者爻位也

爻象也而以此爲卦氣之流行以合於天地渾淪次序之一氣以其位則無别以其象則不類以其數則不合以其氣則絶無所當此其不可信者五矣以節氣當侯卦之初則中氣當卿卦之中而卦氣不得起中孚冬至不能以六日七分而至復以中氣當公卦之初則不足月尾之三日而必取足於次月侯卦之三爻於是侯卦界兩月之閒而究不得以五卦爲一月之氣此其不可信者六矣稽覽始於侯卦而諸儒或始於公葢一以中氣一以朔氣也始於公則爵之次序亂而又或以卿與大夫相爲互易且始於公則子之後半非子也而謂之子亥之後半子也而不得

謂之子而所謂復姤一陰一陽之正始者則又無論其始
公始侯而究皆不得以當子午之正位此其不可信者七
矣始於公則自子至巳爲八十九陽九十一陰自午至亥
爲八十九陰九十一陽始於侯則自子至巳爲八十四陽
九十六陰自午至亥爲八十四陰九十六陽而其自丑至
午自寅至未以下之進退加損亦各不同要其數均與天
地自然之數無所與而不得不以人意附會而爲之說此
其不可信者八矣蓋凡漢儒所以求上下序之卦氣者既
卒無以得其自然之理則不得不以數求之而其數又在
在不可以此較其盈縮則又不得不以其一陰一陽二陰

二陽三陰三陽之卦之可以相爲互易者以巧爲之進退顛倒於其間以求合其多寡損益之序因其不足以當天地之道則又隱其所以爲序之故於不言後之人棝與穿鑿附會以求之而不可得則遂以爲其義之隱奥而非人之所能測及其求之於數而得之則又見其多寡盈縮之果若不可以方物而幾忘其理之不可信此所謂詭於數以相附而使人不之覺者也

後天四時十二月卦渾淪一氣圖

稽覽圖卦氣

	諸侯	大夫	九卿	三公	天子	
子	未濟	蹇	頤	中孚	復	坎六
丑	屯	謙	睽	升	臨	
寅	小過	蒙	益	漸	泰	
卯	需	隨	晉	解	大壯	震八
辰	豫	訟	蠱	革	夬	
巳	旅	師	比	小畜	乾	
午	大有	家人	井	咸	姤	離七
未	鼎	豐	渙	履	遯	
申	恆	節	同人	損	否	
酉	巽	萃	大畜	賁	觀	兌九
戌	歸妹	无妄	明夷	困	剝	
亥	艮	既濟	噬嗑	大過	坤	

諸儒卦氣

	監司	公	辟	侯	卿	大夫
子	坎	中孚	復	屯	謙	睽
丑		升	臨	小過	蒙	益
寅		漸	泰	需	隨	晉
卯	震	解	大壯	豫	訟	蠱
辰		革	夬	旅	師	比
巳		小畜	乾	大有	家人	井
午	離	咸	姤	鼎	豐	渙
未		履	遯	恆	節	同人
申		損	否	巽	萃	大畜
酉	兌	賁	觀	歸妹	无妄	明夷
戌		困	剝	艮	既濟	噬嗑
亥		大過	坤	未濟	蹇	頤

卦氣論中

曰然則無卦氣乎曰有之文王序卦是也天地之序莫大於四時傳曰與四時合其序文王既序卦矣不足以合四時天地之序而必有待於漢儒緯書之顛倒而出入之斯其爲誣抑已甚矣序卦之六十四象三十六體一十六事所以紀天地陰陽四時日月分合錯綜之妙者回嘗反覆推之於觀易易削二編今更以其四十八卦按後天之序分布於地圓之十二方位應乎黃道中極每月子正之所建者以爲之次蓋黃道中極之所建歷萬古而不能易故謂之月建非若漢儒斗柄初昏之建歲差而移無當于建

之義也凡十二月方位建於初謂之初朔氣應之建於中謂之正中氣應之建者日之極建之行於月猶日之行於時也此一歲十二月分二十四氣之大凡也故地平以卯中酉中横列爲限而戌亥子丑寅藏於下辰巳午未申見於上後天象之而震兌東西横列爲之限長男司出而少女司入也乾坎艮三陽始之於內巽離坤三陰終之於外三陽不始震而始於乾乾爲坎之始所以知大始也三陰不終兌而終於坤坤爲離之終所以作成物也縱之則乾與坤對而內之始與外之終應坎與離對而內之中與外之中應艮與巽對而內坎之終與外離之始應錯之則

艮與坤對而內坎之終應夫離之終巽與乾對而外離之始應乎坎之始由是分列於地圓十二初正之位則子初子正坎之位午初午正離之位卯初卯正震之位酉初酉正兌之位四隅則乾在戌亥之間而戌正亥初乾之位艮在丑寅之間而丑正寅初艮之位巽在辰巳之間而辰正巳初巽之位坤在未申之間而未正申初坤之位此四序終始之際五行微顯之機也亥正丑初以輔坎寅正辰初以輔震巳正未初以輔離申正戌初以輔兌四正之旺氣也後天八卦出之機始於震而始之氣則始於乾序卦者後天卦氣終始錯綜之序也故上序始於戌正乾之初首

之以乾坤二卦自戌中而出坤之亥所以肇一陽之子乾之巳所以肇一陰之午此陰陽建始之所以必自後天乾始而出而天德不可以爲首也由是屯蒙需訟當戌正亥初乾之位師比則當亥正以輔坎小畜履同人大有當子初子丑正坎之位而泰否二卦自坎中而出此一陽之生所以爲天地交通反復之始而孟春孟秋寅申二建之氣由是而涵育於中也故寅申者春秋之始亥巳者陰陽之始春秋之始始也陰陽之始始之始也故始始於坎始之始始於乾也故曰大始謙豫丑初則又以輔坎於是隨蠱噬嗑賁當丑正寅初艮之位而臨觀二建自丑正而出剥復

二建自寅初而出聖人於二陽之際而惕然於二陽之反
復因於三陽之初而惕然於一陽之反復故寅卦三陽之
反復自一陽之子而出子卦一陽之反復自三陽之寅而
出卽始以孕其中至中而溯其始所以慮其終也此聖人
之微意也无妄大畜當寅之正以輔震頤與大過當卯初
地平內外之交而坎離冬夏二正乾坤之用自地平震中
而出上序三十卦之氣於是終凡四正之出者二十二建
消息之出者八而以其二十卦爲月氣遇出是震出地平
爲下序之始故咸恒當卯正而遯與大壯二卦卽自是而
出於四陽之際而惕然於四陽之反復於是晉與明夷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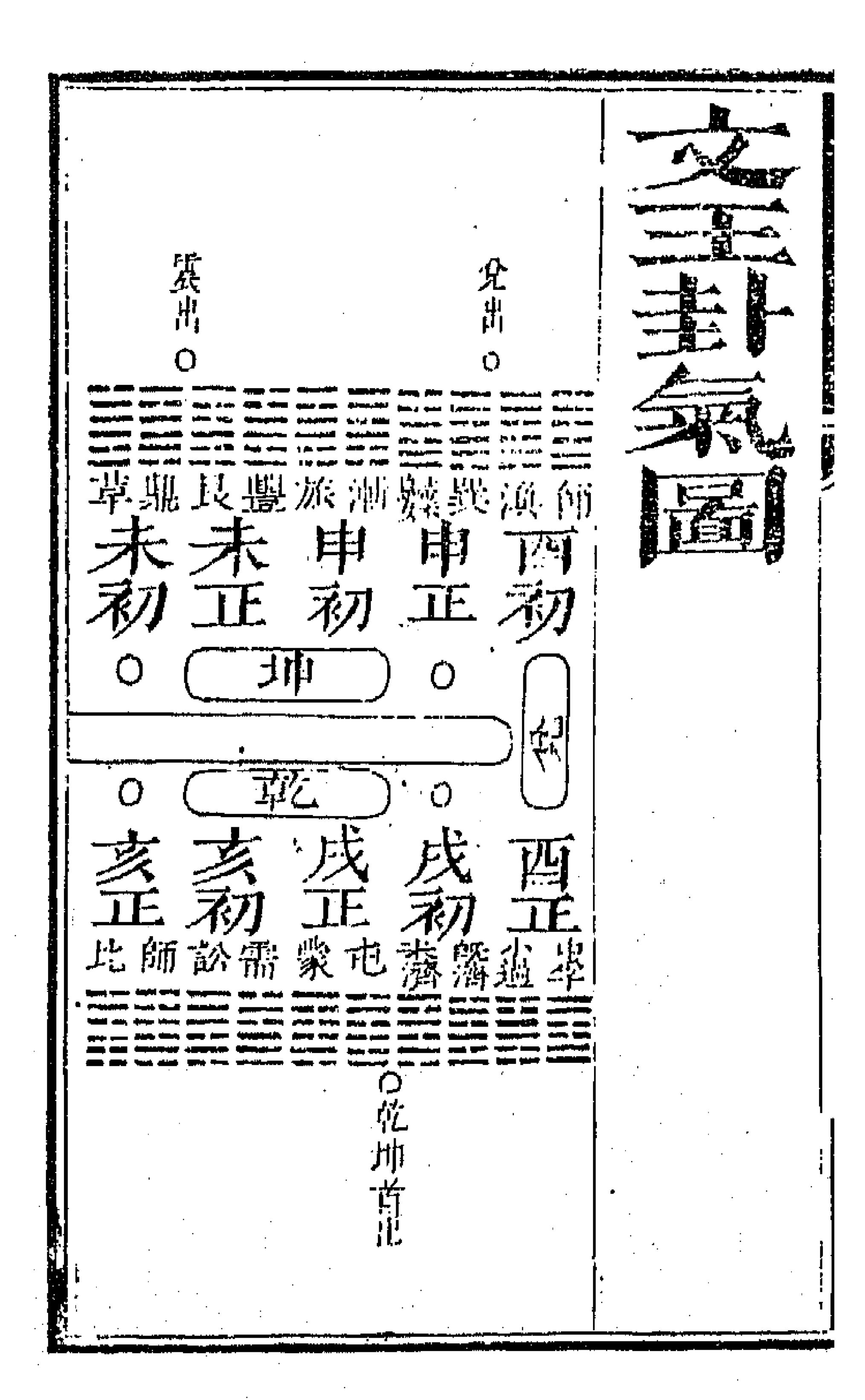
辰初五陽之始以輔震家人與睽蹇與解當辰正巳初巽之位損益則當巳正以輔離一陰之將生也而夬姤一陰五陽之反復即自是而出聖人之兢兢於一陰而慮之早如此而十二建消息之卦於是乎畢出矣十二卦乾坤爲陰陽之始始故首出於後天之初而其餘十卦皆自子中至於巳之末未及午而畢出之而一二三陽之反復逆而自於內四五陽之反復順而自於外聖人兢兢於陽建之六而不勝其有惕陰之思蓋如此由是萃升困井當午初午正離之位革鼎則當未初以輔離而震卦春正自未中而出艮豐旅漸當未正申初坤之位豐旅漸歸二象相歸易義見易問注

妹與巽當申之正以輔兌而兌卦秋正即自兌之初而出蓋春秋爲天地陰陽生成之機申酉之間兌金之氣不能以不出而申之繼未則震木之藏者機也木生於乾亥旺於卯震而藏於坤未故出震爲乾坤會合之機而木德爲天地生生之理故兌出於申酉而震出於未聖人於此有深意爲當陽建之時而兢兢於陰陽之相爲反復當秋肅之時而汲汲於刑德之相爲顯藏此四時合序者之必與天地合其德而文王周公易象春秋之大義必相爲表裏也故兌出於所顯震出於所藏未申之間坤之所以作成物也上序十二建之出者八而終之以坎離爲冬夏之正

冬夏陰陽之始也地平之內者機也下序十二建之出者四而終之以震兌爲春秋之正春秋陰陽之用也地平之外者機也由是渙節當酉之初爲兌之將入地平之外卦於是止而下序三十卦之均乎上序三十卦之數者於是止統二正四建消息之出者凡六而以其二十四卦爲月氣而三十卦之餘數得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四卦以入於地平之內當酉正兌之終戌初兌之跡爲後天卦氣之終而又以肇夫戌正之乾始合上序月氣二十卦亦得二十四而地平內外之數均焉蓋天地之大用顯於地平之外故震之將出則坎離二正爲之先兌之既入則中孚四餘

爲之繼中孚小過坎離之交體也旣濟未濟坎離之交體也以坎離出以坎離入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是故先天以巽兌輔乾以震艮輔坤而離坎爲之左右中孚巽兌之合先天乾體也而太陰孕其中則以乾交離小過震艮之合先天坤體也而太陽孕其中則以坤交坎未濟離坎之卦也坎交於內則以坤之三陰渾合於乾之三陽而陽動而浮於上旣濟坎西之卦也離交於內則以乾之三陽渾合於坤之三陰而陽靜而凝於下四餘以先天動靜渾合之妙而居於後天終始之際此所以爲二序之樞紐而天道循環之所以不息也

文王卦氣圖



兌出
巽出
師
渙
巽
歸妹
漸
旅
豐
艮
鼎
革
酉初
申正
申初
未正
未初
坤
乾
酉正
戌初
戌正
亥初
亥正
小過
萃
既濟
家人
豐
革
漸
觀
比
乾坤首出

夬姤五陽出○

遯壯四陽出○

井 困 升 萃 益 損 解 蹇 睽 家 晉 巽 恒 咸

午正 午初 巳正 巳初 辰正 辰初 卯正

離 ○ 巽 ○

坎 ○ 艮 ○

子初 子正 丑初 丑正 寅初 寅正 卯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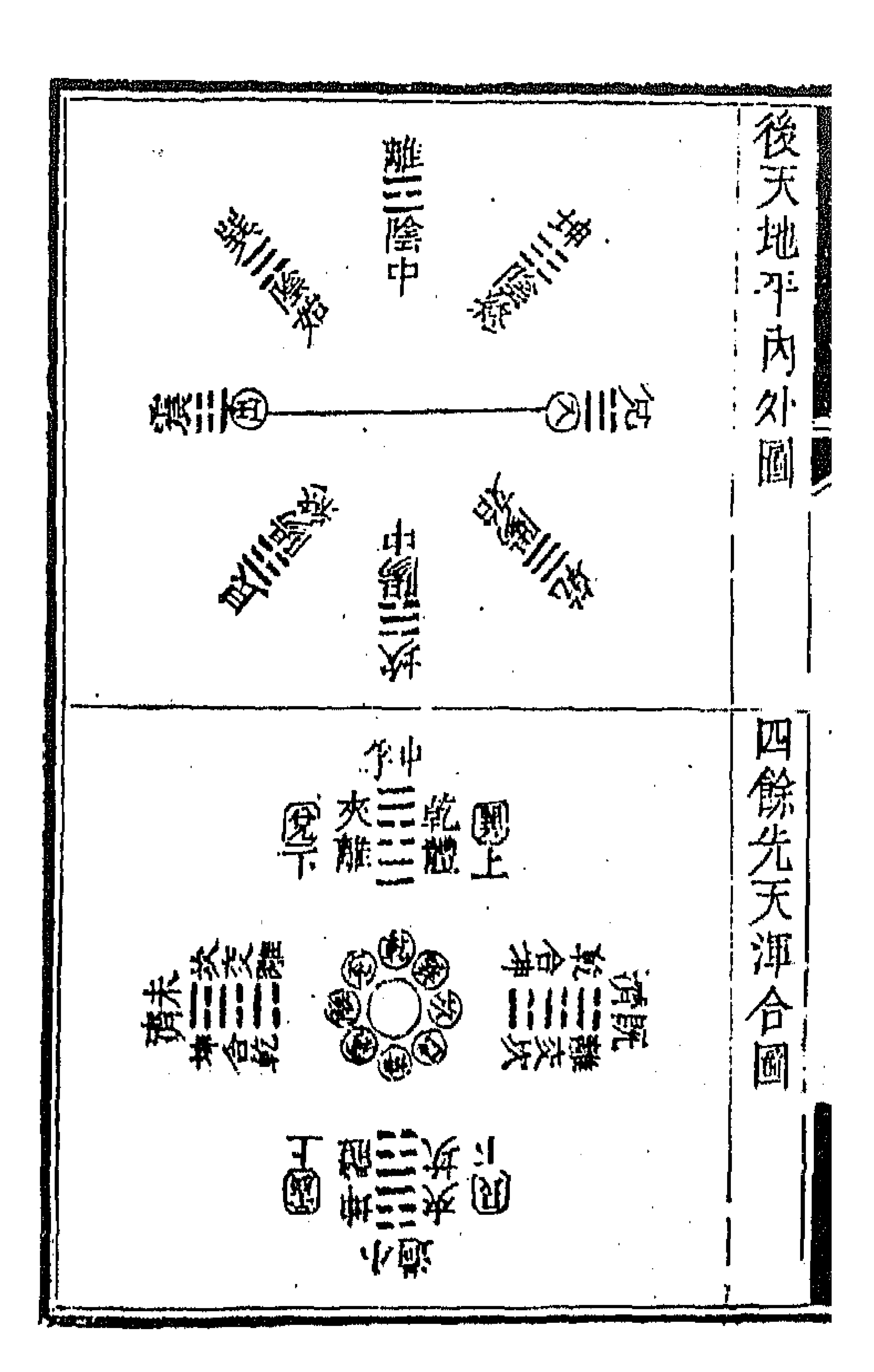
否 履 夬 畜 謙 豫 隨 蠱 噬 賁 萎 畜 頤 遯

○泰否三陽出

○臨觀二陽出

○剝復一陽出

○坎離出


後天地平內外圖
四餘先天渾合圖

卦氣論下

然則四餘以肇天乾始而中乎又四餘之始亦卦氣之必始於中乎乎曰此又奚不可也序卦既以地平之東西爲限而地平以內之卦氣始於中乎地平以外之卦氣始於咸咸出之始也中乎入之始也卯酉之限天地之門戸日月四時之所往來也往者入之機來者出之機往而不來則日月四時或幾乎息矣故於咸言往來屈信之理帝之所以出萬物之所以出於斯見焉故頤之將出也曰天地養萬物咸之出也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其同體也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天道之出而不已

也久而至於節則出者收之日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之所以代嬗也今夫恒而節者天地之信也動極而後靜顯極而後藏中也者靜之機藏之室也五行之德土居其中五常之德信居其中孚於中而天地不失其信君子法之故於出之始言致用於入之始言居室尺蠖之屈龍蛇之蟄由靜而動豚魚之待信飛鳥之宜下由動而靜然則入之始者出之終也故卦氣必始於中孚必終於中孚始以終之終以始之天地之信不可過也而後可以濟焉既也者終之盡也未也者始之初也坎離之顛倒即乾坤陰陽之混沌故乾坤之大始由是而出而屯蒙基之屯蒙者混

沌之象也卦不盡以此名而間合其義故屯蒙當陰陽混沌之乾始大過則陽乘陰於將出小過則陰包陽於既入咸出而咸中孚入而伏頤以養而將出則天地之氣積而不至於太過渙以散而將入則天地之氣發而不至於無節出之極而必升於午之中曰升入之極而必履於子之正曰履履貞於坎而後可以恒於震恒於震而後可以升於離升於離而後不可以不節於兌而和於履天地之所以貞觀日月之所以貞明天下之動之所以必貞夫一故履與升對升與困鄰履者升之基升者困之漸聖人於子午之正中示人以天道卦氣之當謹而出入之不可以不

愼也是故地平之內曰中孚未濟蒙需比小畜同人謙隨
賁大畜頤皆蘊畜之內含者爲履正之德坎之畜也小民
之畜也大而小過旣濟屯訟師大有豫蠱噬嗑无妄大過
則以內者外之機而爲之戒酉之正曰過卯之初亦曰過
天地之信可節也而不可過也可畜也而不可過也所以
貞其履也地平之外曰咸晉睽蹇否萃困革豐旅歸妹渙
皆以盛衰之外著者爲升中之戒而恆明夷家人解損井
鼎艮漸巽節則以不忘夫內養者爲外應之本恆而後有
其節節而後可以恆所以善其升也故升恆者日月之大
象也亦人心之大象也節履者天地中和之極致而禮之

本于大一坎中之陽天地之大一也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又曰不以禮節之深於易者也是故履元也恒亨也井利也節貞也貞而後可以保其四德乾坤之始出也乾動則戊正之衝辰而有潛龍之戒坤靜則戊月之方中而有履霜之謙此節履之間後天終始之際貞與元之所以會合也故屯之四德乾之始於戊正也革之四德坤之先以未初也隨之四德艮之始歲之終无妄之四德艮之終歲之始臨之四德冬之終春之始艮之中也亦貞與元之會合也然則貞與元天地之大信也故凡卦氣陰陽終始之間聖人必取法而兢兢焉出之先入之後未過而不可不

惕其過也過於升中而受之以困則未正之豐有日昃月盈之象中正之巽有重巽申命之戒丁寧於其先反復於其後重巽之所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申正之末兌之初庚之後也而因追其始於先庚之先丑末之蠱寅之始甲之先也而因危其繼於後甲之後後甲之後庚之所將始也先庚之先甲之所將盡也皆天地之信也甲主仁震德也蠱以艮而交於巽庚主義兌德也巽以巽而之於艮盖震之出齊於巽兌之入成於艮仁與義之相需也貞於信故卯酉之間必兼先天四隅之卦以繼續於天人動靜之交此出入內外貞元之要道而聖人謹於卦氣之微機也

曰然則四十八卦之分應乎二十四氣方位者可得而悉聞之與曰子初子正皆坎也而小畜履同人大有皆一陰升降於中四爻之位爲乾離之包孕反復以象內之虛此離之交於坎也天地之大本也午初午正皆離也而萃升困井皆二陽三陽反復於中四爻之位爲艮震巽兌之負坎不取一陽升降者離爲陽明品物咸章之候故以二三陽之反復者象外之實而實以先天四隅之負坎一陽者以爲二陽三陽之本此坎之交於離也天地之大用也由是輔坎者亥正師比則以坎承坤丑初謙豫則以坤抱坎微矣坎之所以能藏離也輔離者巳正損益則以震艮負

離未初革鼎則以兌巽承離益微矣離之所以能運坎也

離　巽兌承離　鼎　革　未初
坎交離　巽兌承坎　二陽三陽反復　升　困　午正
於坤中四爻位　震艮負坎　升　萃　午初
離　震艮負離　益　損　巳正

離
○
坎

坎　坎承坤　師　比　亥正
離交坎　乾包離　一陰升降於乾中四爻位　否　復　子初
離承乾　同人　大有　子正
坎　坤抱坎　謙　豫　丑初

卯初卯正皆震也震爲帝出故震能通艮而達於巽兌先天四陽之大用也頤大過震與艮巽與兌陰陽靜而別於內咸恒艮與兌震與巽陰陽交而動於外而寅正之輔震於內者則无妄以乾互巽而变震大畜以乾互兌而变艮而坎離二正自卯初而出辰初之輔震於外者則晉以坤

互坎於離下明夷以坤互坎於離上而遯壯之艮夾巽震夾兌自卯正而出四隅二用相幷而互出而以乾坤上下爲之幹運此又先天之大交會也而後天出震之機神矣酉初酉正皆兌也震之出者入則震交於兌而艮巽之隅震於東者皆隨震而入亦四隅之大用也故渙則震在巽中節則艮在兌中由外之動而將靜中孚則巽兌之中互震艮小過則震艮之中互巽兌由內之靜而愈靜而造化之入機神矣中正之輔兌於將入者以兌與巽侶故歸妹以兌藏坎而震交之巽以巽藏離而兌入之而坎離二用隨震兌而入戌初之輔兌於既入者既濟未濟坎離顛倒

於其內而既濟以震藏離以兌藏坎此坎離二用由震入兌之初機也未濟以艮含離以巽含坎則又後天艮巽輔震而出之先兆矣故出也者入之機也入也者出之機也

坤互坎乘離 [illegible] 辰初
坤互坎承離 晉
巽震交 恆 卯正
艮兌交 咸
巽兌靜 蠱 卯初
震艮靜 頤
乾互兌交艮 泰 寅正
乾互巽交震 否

震
○
兌

申正 歸妹 兌藏坎
巽 巽藏離
酉初 渙 巽藏震
節 兌藏艮
酉正 中孚 巽兌藏震艮
小過 震艮藏巽兌
戌初 既濟 震兌藏離坎
未濟 巽艮藏坎離

由是考其四隅之序戌正亥初乾之位也屯蒙以震艮承坎而坤寓之則三男之附於母需訟以巽兌藏離而乾主之則三女之依於父乾位後天之首而八卦之統宗也由

是以衡於巽之位則辰正之家人睽以乾包坎而有離中離之象則巽兌反覆之用著巳初之蹇解以坤包離而有坎中坎之象則震艮反覆之用著此乾之所以齊乎巽矣

巳初
坤包離 解
坎中坎 蹇
震艮承坎

辰正
離中離 睽
乾包坎 家人
巽兌承離

巽
○
乾

戌正
屯 坤索
蒙 三男
震艮承坎

亥初
需 乾索
訟 三女
巽兌藏離

未正申初坤之位也坤通於艮而作成物者即艮之所以成終而成始故未正艮豐艮二而震一申初旅漸艮二而巽一坤通於艮以出震齊巽而不及兌者聖人隱其入機以藏於豐旅之中故豐旅有離者入於兌之機也艮漸互坎者通於艮之機也此坤於將入之終而翕其機以潛通

於將出之始天地生生之微理也故衝於艮之丑正爲隨蠱之自震而交於兌自巽而交於艮而入者所以裕其出衝於艮之寅初爲噬嗑賁之自離而包乎坎以離之虛藏坎之實陽包陰而陰即包乎陽天包地而地即包乎天坤之彖以含宏光大含萬物而化光者皆於艮寓之兩之所以歸於一化之所以妙於神乾坤之大體也坎離之大用也神乎神乎故四隅無輔卦而惟艮則丑初之輔坎寅正之輔震者必兼輔乎艮故謙豫以震艮承坤无妄大畜以震艮承乾蓋後天之艮即先天之震艮震之所以相爲起止而乾坤之氣所以由此而出大哉艮乎冬春之際也貞

元之會也後天六十四卦非文王孰能序之若此其神乎

巽二 艮二 互坎
漸 兌 交離
震二 艮二 互坎
漸 旅 豐 艮
申初 未正
坤
艮
丑初 謙 豫 震艮承坤
丑正 隨 蠱 震包巽 艮包兌
寅初 噬嗑 賁 坎入離 離包坎
寅正 无妄 大畜 震艮承乾

是故四正卦之出於二序者所以統四時各正之氣而不忒也十二消息卦之出於二序者所以運行十二月陰陽循環之機而不已也而四十八卦之分布於地平內外者所以準二十四氣月初月正之節候爲先天後天卦氣之相爲混闢而無窮也分之則三而不相雜合之則一而不

相離故一統四四統十二十二統二十四二十四統四十八皆天地日月四時渾淪之氣而苟以其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準之於四十八卦則每卦約七日七時二百四十分時之七十五以相為盈縮凡二卦當一氣而不必以十二辟卦錯雜於其間故文王之卦氣二序自然之理也漢儒之卦氣顛倒錯亂而不合於天地月月四時陰陽渾淪之氣者非二序自然之理也

卦氣之略見經傳者復姤十二卦外若諸卦元亨利貞若先甲後甲先庚後庚若天地養萬物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天地節

而四時成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往者屈也來者信也之類顯有可據惟此地平圖一一脗合易奇而法此其一端益見諸儒卦氣之妄

易雜論一

晉之時義大矣哉初六曰晉如摧如六二曰晉如愁如困於進矣將無有枉道以求合詭遇以獲禽者乎一曰貞吉再曰貞吉夫非不進也進愈難而愈不變其貞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夫不進則無義進而不正則無命義者盡於己者也命者受於天者也而爵祿者受於人者也夫求其所受於人者以逆其受於天者當其汲汲焉亡已以殉不自知其辱也苟其既得也而恍然悔之或終不得也而愁然恥之嗚呼其無及也矣

易雜論二

君子之所喻者義而已矣明夷之初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賁之初亦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夫明夷處晦之時也賁則文明之時也而在下猶之乎處晦也故命之所在即義之所在知義則可以安命矣知命則可以行義矣君子曰義弗乘也非曰吾以當車也義弗食也非曰吾以當肉也義勝於中而車與徒之迹化焉矣

易雜論三

夫道豈可須臾離哉坎之初六曰入于坎窞失道凶也其上六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夫處險之不可無道久矣陽明則有以審其機剛斷則有以濟其難中則不失其心之亨正則不失其行之倘此處險之道也彼以陰柔居重險之下與其極失道而凶不可以免矣夫苟勢不可為雖不失道而凶或不必其免然道存而凶不足以累其心與其行也是以君子惡失道之凶也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夫有孚心亨者仁之道也坎之為德也行險而不失其信必於是焉故曰信也顛沛又

何傷於道哉雖然河梁之觀也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道黿鼉之所不能居也丈夫之入也以忠信其出也以忠信然則非必不可出也初之入坎窞上之實叢棘其誠不以忠信入也而又烏能以忠信出也耶

易雜論四

今夫非常之原豈不可懼哉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以居下而厚事也萃之九四曰大吉无咎以居上而厚事也孰為雜必曰初之勢也為尤雜君子曰見其雜焉而易焉者至矣見其易焉而雜焉者至矣坤為衆益以乾之三陽包坤於其內而初九獨以一陽當乎下故曰尤雜之勢也非若萃之九四與五同體而相說以臨於坤之上者之猶若登高而呼也然益之初以震得乾之始陽惕厲於下而其動也誠則信之衆矣萃之四以兌體之陽合於五說之專而其行也決則疑之衆矣故益之五曰有孚

而萃之五則匪孚也益之五曰大得志而萃之五則志未光也君子曰四之心夫非有咎也而天下之咎歸焉蓋剛決之至則惕厲之心亡矣欲以成五之志與益初比烈豈不難乎豈不難乎

易雜論五

夫人之无恒豈不難哉恒之九三曰不恒其德益之上九曰立心勿恒夫恒以乾居坤之內而巽之三當其內之內益以乾包坤之外而巽之三當其外之外是則益之外之外即其恒之內之內者也君子曰甚矣心之危也夫子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斯之謂與故聖人於其內之內而已慮其或馳於外也於其外之外而深咎其本自於內也一則示以或承之吝一則著其或擊之凶且夫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故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无所容則擊之者至矣豈

待擊之而後知其凶哉夫子曰自外來也夫誠無所吝於內則外之來也何自故曰不占而已矣嗚呼吝與凶之間其可不占之於早也乎

易雜論六

甚矣中之難言也君子曰愼其時而已矣乾之九三曰重剛而不中九四亦曰重剛而不中聖人之情見乎辭矣厲也者危之也或也者疑之也夫危疑之際人之所難處也九三以三畫之終居六畫之中其庶幾誠之積於極而道之成於中者與九四以六畫之中當三畫之始其庶幾體之旣有立而用之將有行者與斯其反復自試於乾道之中者可謂純矣故九三曰君子進德修業乾乾因其時而惕九四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大哉時乎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三四之學也以時其行之也亦以時

學焉而失其時學亦成矣行焉而昧其時行不臧矣夫三四以三畫之不中而當六畫之中以其中也而嫌其不中其斯爲語處其時者哉

晉韓宣子觀易象春秋論一

韓宣子見易象而有感於天道見魯春秋而有感於人道也喟然曰周禮盡在魯矣此盖可謂知禮者與今夫禮偏言之恭敬辭讓之節皆禮也專言之則天命人心之本斯道之至精至大至變者謂之禮然則知禮顧不難與孔子語顏子以復禮為仁約之以禮語哀公以文武之政在修身修道之以仁以義而歸之於禮所生極其功於知人知天原其本於達德達道九經之所以行之者一嗚呼此言禮之至極也且夫易之太極春秋之體元居正無他一而已矣朱子曰一者誠也天之道真實無偽聖人法天道之

誠以從容中禮其次復焉其次執焉古之人淑身淑世盡人以合天未有大於禮者也然則禮之不明豈細故與余觀春秋之世不能不於宣子之言重有感也

晉韓宣子觀易象春秋論二

與哉宣子以易象春秋為周禮是時聖人贊修之事未作也杜預曰此蓋文王周公之制也夫文王之蒙難演易其事彰彰矣然則周公之封於魯所以立春秋記事之法於君臣父子之常民生政事之大兢兢焉業業焉與文王易象同為子孫世守之大典者以是推之豈不詳且備哉蓋西周時魯史猶存周公之法傳之故府則宣子之所及見者是也東遷而後列國亂賊漸恣史失其職至三家專魯而書法愈有不得不委曲其間者矣孔子懼焉本周公之法以修之所以明天道正人倫存周禮與夫彖象文言所

以憲章文王之心其義一也故曰述而不作然則春秋之作亦述也

晉韓宣子觀易象春秋論三

甚矣宣子之知禮也夫天道人事非二端也易象闡天道之緼而繫卦繫爻之辭皆本天運以歸諸人事春秋者人道之經而繫月繫時之例皆重民事以順乎天時此所謂文王周公之制者與宣子一言以明之曰禮在是為益易象春秋之相爲表裏者於是言然後見之也夫春秋去古未遠卿士大夫如劉康公子產太叔之流尚能識人心天命之禮然而什一千百之閒固已僅也聖人所以汲汲於定禮者也後世叛經之士空談性命自謂得禮之意而不知放逸之中於人心之深則天地之大經亡矣古人有言

曰未識人倫安知天道此真可謂得禮之意者與

有子似聖人論

或問有子之似聖人可得聞與曰不知也雖然觀其言禮而知其深於易易曰履以和行謙以制禮此聖人之精於言禮也何也二卦六畫相對履之象乾中包離者也謙之象坤中抱坎者也夫坤之抱坎得乾道也一陽之主中之體所以立也天下之大本也乾之包離得坤道也一陰之虛和之用所以行也天下之達道也中者禮之體和者禮之用故謙以制禮者制之於大中之道也於是乎以和行故曰精於言禮也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何其與履以和行之言相似也又曰有所不

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何其與謙以制禮之旨相似也得其制而後能有節故節者大中至正之道也不中而發之則中節而謂之和故曰大禮與天地同節論和而歸於節有子之精於言禮也此其似聖人者一也且夫禮之始於交際也陽則正而陰則邪中則正而過則失夫子之贊比也於坤陰三致意焉初之六也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夫比之初必有孚之信而後无咎而比之初六則始險而害義者也其孚也爲缶盈之信則其終也必有它之吉以其非无咎之孚而言之不可以復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至於有它而後吉哉此與夫子之

戒初陰何相似也二之中也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夫敬由中出則有忠信之誠而無足恭之恥矣有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夫惟禮可以不自失而何恥辱之及哉此與夫子之謹內比何相似也三之六也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此失其可親者也有子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此與夫子之傷比匪何相似也同人之陰曰同人于宗吝道也夫可宗則何吝之有哉故曰君子和而不同又曰君子以同而異同人之宗非其可宗者也琴瑟之專壹焉而已矣匪人之比非其可比者也便辟善柔之損焉而已矣此失其禮之和之極至焉者也失其禮之節之極至焉者也夫

信而不流於瀆履信之道得也恭而不流於諂致恭之道得也若是者中其節而不失其所以和斯美矣故禮者交際之大道也此其似聖人者又其一也且夫坎離中和之機即乾坤易簡之理而大禮之所從出也履以乾中之離而和行謙以坤中之坎而制禮而坎附於坤曰比離麗於乾曰同人則交際之初而得失之所由起然則有子深於易者也故其言禮也與夫子之贊易合抑夫子罕言仁而有子之言仁也曰本立而道生斯言萬世之利也有子之言未有濟其本者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記曰有子之言似夫子也而惜乎其不多見也

朱子論上

或問朱子之學明以來議之者何其多也曰不可議者也蓋自孔子孟子之後能以孔子孟子之道體之於身以孔子孟子之道傳之於天下後世者也道莫近於論語孟子莫切於大學莫大於中庸朱子合而註之懇懇款款讀之使人感發而奮興至今五尺童子莫不知有爲已爲人之說莫不知有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說莫不知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莫不知有盡性至命戒懼慎獨喜怒哀樂致中致和之說而其兢兢孳孳於天理人欲之辨苟非巨惡大憝猶莫不凜然有所畏憚而不敢以

之自恣蓋天下萬世陰受其益而固已幾幾乎其若忘之也故吾以爲朱子雖未至於聖人而其足以參贊天地扶植綱常蓋與至誠之效等矣烏得而議之且夫不可議而議之者其一曰良知之學夫陽明之於朱子固以爲有罔極之深恩矣而後之空談良知者但欲痛詆朱子格物之非朱子之言格物自心之爲德以次而及於身之所具身之所接以次而及於天地之大古今之遠民物之衆窮之於天命之性天地之中以求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之理其見於章句或問者大矣精矣備矣後世百端之說未有能出其範圍者也不考其說之本末而輕議之未可謂之

致其良知者也其一曰性命之學謂金丹可以立命圓覺可以證性而謂朱子之學不足爲夫世無仙佛則已有之則亦未有能外於天道而或有所謂道者也不能外於天道則亦未有能外於人道而可希幸以求其所謂天道者也非是二者而果能以其術蹈虛空而離形骸則亦不過靈氣之暫存而非性與天命眞實無妄之理其所爲靈氣之暫存者亦終無與於鬼與怪之烟影變滅而欲以疑儒者之精神之壽河嶽而光日星此所謂大惑者也其一曰考據之學謂朱子剽竊內典之字以釋經勦襲虛空之義而飾以天理嗚呼此皆人心而禍天理之甚者也夫內典

本彼國之文而此以華言譯之今之內典之字皆先聖之字非彼國所製字也如真字雖偶不見於經要非因彼言而始有猶性字偶不見於大學心字偶不見於中庸也且夫訓問之學不足以師孟子說書必通大意博核考辨之事大儒或有所未暇以待後人之附訂苟其考證所及足以補傳注之遺兢兢錄之未嘗非孔孟朱子之所心許而遂欲以此上接鄒魯橫斥大儒以大擯其天理人欲真實無妄之說此其爲害甚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曰不可議者也

朱子論下

或曰朱子之欲論韓侂胄也草疏數萬言而又焚之以遯翁自號者何也曰子未考其時位而輒疑之故也侂胄寧后之季父嘉王之立也趙汝愚實與侂胄定計寧宗之德之也深方朱子應召之時侂胄之奸未著朱子已汲汲慮之當其在道即已上疏言近習之不可用事疏入不報則已屢辭新命旣不獲允而又意以講官雖非言責猶冀得於進講之餘可以隨事規諫故復就職而不辭旣屢於其時留身經筵反覆切論侂胄之不可倚任而卒不見聽寧宗之不可以有爲朱子固已知之悉矣朱子學孔子孟子

之道者也故其生平往往難進而易退當其時朱子之去志已決乃遂因黃度之罷上疏極言四事其一以左右竊柄主威不免下移欲求治而反以致亂又云終夜不寐憂慮萬端孤危之蹤不敢自保自今以往不復久侍清閑之燕於是韓侂胄之怒使優人爲大儒戲上前乘間言朱子不可用朱子方欲求去而內批遽出朱子於是乎退矣計其立朝甫四十六日耳寧宗語侍郎黃艾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蓋自其爲嘉王時聞朱子說經之善故因汝愚之薦召置經筵而實非有用朱子之心一旦欲去其勳戚定策之人遂決然逐之而不疑於是侂胄愈橫

而汝愚竄矣偽學之禁興矣至於大學中庸語孟五經之
書爲當世之大禁方日紛紛然譏專門之學而欲擠之於
必死而欲於其時以首嘗偽禁之人當家居退閒之日攻
貴戚定策之臣申經筵反覆之論君必以爲有觖望
之情在廷之臣必以爲有攻擊報復之私適以堅吾君倚
信奸臣之心而決奸臣肆毒善類之計天下事固有激之
而變愈大者徒使身受直名而國是愈不可救豈但黨錮
清流之禍而已此深於慮國者有所不忍爲也孟子曰君
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當其時亦既反覆之矣亦
既不聽而去之矣朱子豈不知其義之不當復言而猶欲

諾辭於虛帶之職名以冀盡其不忍默之意則其設心亦良苦矣然而必已深計其義之必不可以復言而姑且試之於易夫誠使陰方浸長而陽不必有退避之義則聖人固不得有遯否諸卦矣遯翁之號朱子蓋於是以易道自闗也孔子相魯三月女樂之受以微罪行孟子曰孔子可以止而止者也且夫士固有殺身以成仁舍生以取義者亦視其官守言責之所係當言而不言與不當言而言皆非也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孟子之進退可以裕而裕者也後世有以是疑朱子者故爲考之如此

邵子先天之學心後天之學迹論

邵子曰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夫心者迹之隱也迹者心之著也以先天後天之學學焉其性盡而命至者乎夫先天之心天地之心也一故神者也後天之迹造化之迹也兩故化者也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二氣之妙用顯而可見者也故曰迹也乾兌者太陽之合體也離震者少陰之合體也坤艮者太陰之合體也坎巽者少陽之合體也太陽少陰者陽儀合體於東南也少陽太陰者陰儀合體於西北也震之一陽與三陰接陽儀不間於陰矣巽之一

陰與三陽接陰儀不間於陽矣陰陽無間動靜無端太極涵兩儀也兩儀涵四象也四象涵八卦也此一氣之渾淪微而不可見者也故曰心也先天之心藏於內斯後天之迹應於外矣分之則兩合之則一天地之神之所以妙萬物而道之所以出入有無生死者也聖人之學法先天之心以存其心隱微幽獨如陰陽動靜之無間於一而大本之中斯致矣法後天之迹以應其迹喜怒哀樂如春夏秋冬之不違其序而達道之和斯致矣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聖人之道之所以大而化化而遂不可知也故曰性之盡而命之至者也若夫程子之明覺自然其庶幾法聖人之

法先天者乎程子之有爲應迹其庶幾法聖人之法後天者乎故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夫如是則其於心也純矣其於迹也亦化矣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學易而欲窮神以知化非先天後天之道其曷以致之乎此邵子之言所以得聖人不傳之學也

老子得易之體論

或問先儒謂邵子以老子爲得易之體孟子爲得易之用者何也曰非也邵子曰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孟子善於用易者也又曰老子知易之體者也夫以爲知易之體則固未若善於用易者之體無不具也今夫道未有不得其體而能有其用者也是故仕止久速當其時者易之用也非不動心何以學孔子此孟子之體也正人心息邪說決陰以存陽者易之用也非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何以塞天地此孟子之體也是故觀其用之大而後可以知其體之大孟子之道所以如日月之貞明於天地也

余因有感焉夫老子之用誠不得而見之矣後世爲老氏之學者極其有無窈渺之言以通之於易非不近且似也而究不能信其必可達於用則其所謂虛無恍惚者果邵子所謂易之體者乎吾聞聖人之道所以合於易者以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體無不備用無不周窮則可以善其身達則可以善天下也然則不達其體之用而空守其虛無恍惚之言以爲吾庶幾得其體焉者豈理也哉或曰老子之用不幸不見於世而後世刑名法術清談放誕詭曲悠謬之徒皆得附會其說而依託之使有志於道者與楊墨同其距焉然則意以辭害道以文晦亦可慨矣